

精里三集文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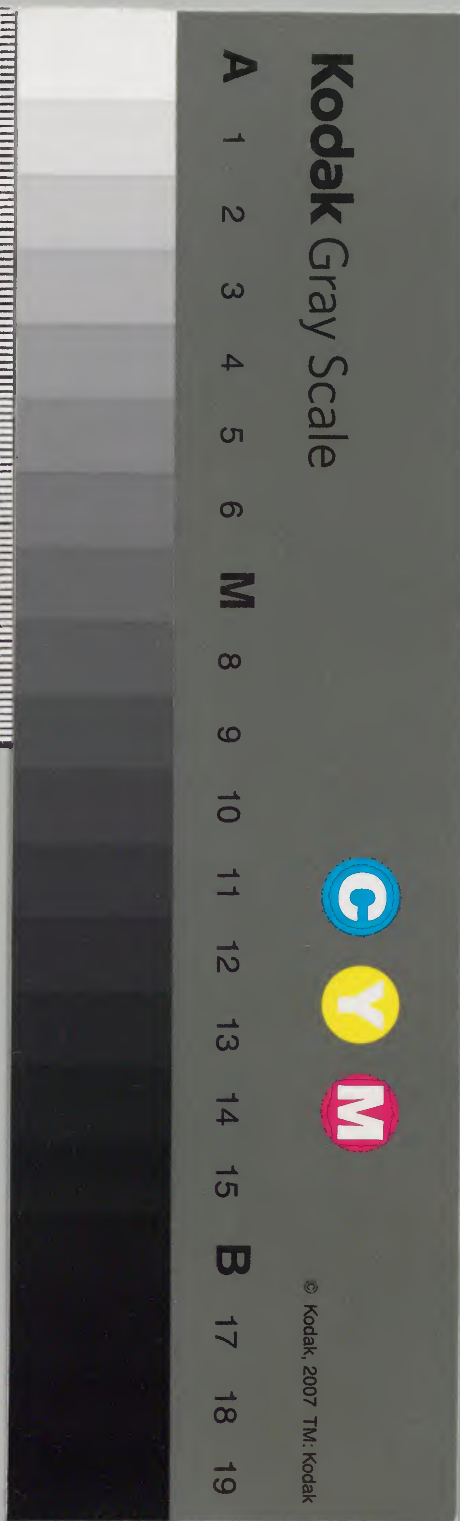
五

			三二五八	和書門
		二二五八		
五	三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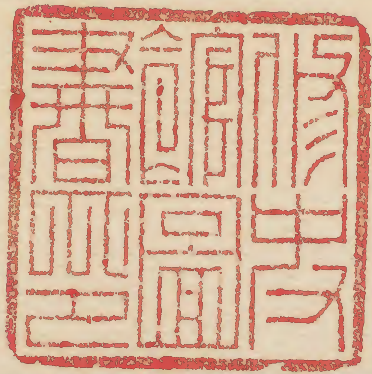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三〇六	三二二	三二五	八	和書
函	九	冊	號	類
一〇				
架				

史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258
冊數	5 ( 5)
函號	206 188







精里三集文彙卷五

丙子彙

與西

宮生

不與



久不聞問。方與土屋生等言之。忽接三月間所寄書材。蓋阿人之臬。殆欲為殷洪喬矣。然吾肥人耽閱我家書。動至索月。諸健步輩。皆屬壽兒管轄。而其慢如此。何咎乎阿人。所患嗣後所發書。亦復爾爾。使人不得聞近況。因使那波生訪搜阿邸。杳無影響。奈何奈何。玉淵碧海想平安。皆不得信耗。遠想無已。望面次致意。夏間筱生聞赴稻藩相宅。畱數旬。不知與諸子



相晤否。和氣生假伴。讀及攝謁者。故移住本邸。然不妨時時來訪。幹余事如土屋生。恐所欲聞。故及之。千秋以二月游岱。想已傳聞。拙書應副。依舊慙拙。陋聊以寓采葛之思耳。卽辰秋熱。自愛。

示澀谷生

生資稟和易。有文才而失於柔。易入懶惰。向邸試。屢落孫山外。蓋由平素欠專心致志之功。故臨時忽忙應副。雖左國近事。亦失照管。不記省。是以讀書非不多。詩文非不通解。而居然致不利耳。試之得失。固不足論。蓋盡人事。而猶蹉跌。則命也。君子當安於此。但

欠專心致志之功。則於人事有未盡者。況生業棄方技家學。而不肯爲。則不得不用困勉百倍之力。以致其身。慰安二親之心也。而索歲趑趄。豈可恕於此乎。前日特課生以通鑑諸書。生自言。旣讀到李唐。昨夕試叩漢魏六朝彰著事蹟數項。茫如墜雲霧。可以見因循鹵莽。依然舊態。使余憂悶不能眠。今戒生須更提撕抖擻。使精神不至昏惰。則以生之所學。魁平白易應之邸試。何患不若俯拾地芥哉。夫以試之得失。汲汲嗷嗷。有似垂涎名利。亦可醜也。但以生雙親期望。一重負擔。不可拋擲。而於人事有未盡者。故不得



已而煩絮告示望生留意

復飯田生

得告。茲審椿堂獲請就休閒。為賀。但不無著代之感也。替職後。奉上接下。須加意勤恪。固不待鄙言。如其來顧。則蒞仕之優耳。損惠二物。荷盛貺。今當戶迎新。恐皆係所需。蒙輟而見餉。感與竦拜。統須面謝。對客揮筆。殊草草。撲白。

送川副謙序

人之有耳目鼻口四者。所以濟其身之用。而心為之主。四者各有所司。而不能不流於欲。心得其正。則能

為之主。心失其正。則四者之欲。反以役其心。而無所不至。所謂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心得其正之謂也。是豈有貴賤貧富之異哉。然貧賤之人。物力不給。處執不便。一不安其分而妄動焉。則禍罰立至。故其欲易克。其悔易生。至於富貴之人。則不然。自衣服飲食。宮室妻妾之奉。凡百所意欲。皆可指顧而致。是以其欲難克。堂陛之分嚴。上下之情不通。民之休戚祝詛。多所不聞知。是以其悔難生。故嗜欲之盛。或至若火之燎原。水之滔天。吁可懼也。為其臣下者。不幸處是之時。固不可不盡撲滅抑導之力。然傷物已多。成



功至難。不若及火之始然。水之始流。使其早悔而速克。亦不若使其無石火涓滴之端。是正在侍御僕從得其人。侍御僕從得其人。在侍御僕從之長得其人。長得其人。則其僚彙征。而輔導之功。不患不立矣。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所謂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則王孰與爲不善。謂此也。自世道衰。柔邪多而剛正少。趨走聽命於富貴之人者。往往不能引君而當道。而能逢長其惡。天之生民。古今一也。後世人君之質。豈皆不美哉。賢聖之君。古多而今少。何與。心役於物。而淪胥莫拯而已矣。余是以屬意川副謙云。

謙事荻侯於離保母之手之時。任其輔導之責。進爲侍御長。侯客歲甫成童。才穎學進。初謁幕下。聽藩政。聲望歸焉。是雖其天質之美。而輔導之功。亦不可誣也。侯今歲將之藩。謙造余索贈言。侯之知見日闢。應接日多。則稍有物之誘於外。過此以往。其果無石火涓滴之端乎。抑有之而早悔速克乎。君子懼治世而危明主。則夫石火涓滴之爲滔天燎原之物。所宜警懼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況其首涂乎。今之相告。莫要於此。於是乎書以贈焉。

雪香庵記



雪無香。而使其香者。梅。不必梅也。譬諸色裏之膠。青。水中之鹽味。至於人之有韻。亦是物也。迂邨監襟。度洒落。善書法。好茶事。以消清暇。乞余扁茶室。余素挹其風韻。故命以雪香。并記之。

三日清音亭雅集記

仕者之在城府。可以與一時之偉人才士周旋。而巖居川觀之樂。則闕焉。隱者之在山林。可以享巖居川觀之樂。而難與一時之偉人才士相接。是仕隱之各有憾也。吾蘇門山村君則不然。君爲旭將軍之遐曹。而世居福島。掌重地。關要之鎖鑰。食大邑。擁衆兵。薨

宇雄壯。矛戟森耀。據險隘。而誰何。隱然一大鎮將。方是之時。以山林爲仕涂。及致事而就閒也。時時來江都。賜宅。玩林泉。撫光景。延儔侶。而談詠。方是之時。以城府爲山林。與世之仕隱正相反。集兩樂。去兩憾。人閒清福。何以尙焉。然此以得於外者言之耳。設使存於內者。未免繫於物。則得於外而可喜者。未足專恃。夫身江海而心魏闕。則地雖在窮谷。複嶺之間。其封邑之富。臣僕之衆。或適足以供其嗜欲。而爲奢靡驕惰之資。雖既就休閒。而混紛華之區。託豪貴之叢。則或薰染執燄。歆羨貨利。可以躡晚節末路者。何可勝



言。蓋君子有存於內。而不可奪。故有以制物。然後仕  
隱顯晦。隨我所遇。莫不暢達趣致。允愜事宜。至於在  
山林。而無褊陋闇習之病。在城府。而無競躁汗蠱之  
累。則豈淺中弱植者之所能及也哉。君學明行修。自  
承家嗣職。恩威竝行。聲隆隆興。既致事。復起陞尾藩  
相。政蹟赫然。倚賴方殷。又引年力辭。獲允。然後往來  
江都。文酒會友。以娛清暇。觀君之仕隱顯晦。處之各  
當其可。綽綽有裕。則存於內者可知矣。今歲三日。引  
羣賢於江都。賜宅之清音亭。以擬修禊。余亦見齒及。  
偶以疾不赴。而盛意未已。越二日。再辱寵招。至。則見

向之竹欄幔亭。廚船標檣。依然未徹。因追味清賞。拈  
韻賦詩。移席罄歡。畢景而歸。遂使余敘其詩卷。於是  
乎書。如其造意鋪設之巧。俯仰舒懷之適。則有君敘  
及諸子之文辭。模寫盡矣。故不復贅。

魏芒慈母贊 并序

會津藩相西鄉氏。寄示一幼女所描圖。徵余贊。聖賢  
垂戒。女及日乎閨門之內。織紉是務。酒食是議。無父  
母詒罹。以篇詠筆札。傳播于世。非其所宜也。故余每  
值人以閨秀文藝。乞品藻者。必麾去之。亦所以存教  
也。今此幅亦在所當拒。然不得已於西鄉氏之懇。所



圖又有益風教。非如花竹翎毛可徒供觀覽而已。乃破例。疥數語於上頭。嬌養稚女。顏如舜華。愛或失教。奈驕悍何。仇視異腹。毒螫備加。置堇掇蜂。長舌紛拏。賢哉苾母。恩義治家。前妻五子。頑率不和。忤而益慈。訓誘撫摩。比其所生。恩勤異科。其一犯憲。陞犴荷枷。母也羸瘠。憂懼無涯。至誠上徹。赦脫網羅。其究八子。竝駕命車。行善食報。重稠匪奢。鳩鳩平均。其德無差。鑒斯丹青。千古豈賒。

偶記

程子性論。朱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學者往往惑

之。屢見質問。故分析如左。  
人生而靜。至不是性。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人物未生之時。只可謂之理。不可名爲性。○案此謂人墮地之後。此理落在氣質上。所以纔說性時。已不是性。

朱子曰。性者。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案此蓋謂人生而靜以上。當謂之理。生而靜。卽生下。來謂之性。纔說性時。已不是性之時。則本然之性。似無可安頓之地。故曰。性者。性而已矣。云云。然則方是時。無復本然之性邪。曰。下文云。是理天命也。



以下。明本然之性。固已完具。此段生下來謂之性。則皆指涉氣質者。人生而靜生字。須著眼。生之謂性。卽有氣質夾雜。非復本然之性矣。然非此外。別有本然之性。猶之下流雖污濁。其本皆清。苟澄治之。則元初之水也。余舊說以性者性而已之說。爲異於人物未生之說。今悟其誤。○朱子答王子合書曰。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

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此言可謂明白。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有異說。今并論之。

朱子引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一條。以解之。○案此義。蓋謂仁流而爲姑息。義流而爲慘覈之類。皆其過不及使然。設使性無仁義。則姑息慘覈亦無因而生。譬之水火然。火能煖物熟物以養人。其害能焚人燒屋。以至燎原。不可撲滅。唯其有炎上之性。故能養人。亦能害物。害物乃過不及之謂也。水能潤口腹。供濯漑。其害能溺人蕩物。以至懷山襄陵。



下民昏墊。唯其有潤下之性。故能養人。亦能害物。害物。乃過不及之謂也。人之性亦復如此。有謂其人狼戾暴虐。悖人之性者。亦不可不謂之。狼戾暴虐之性。就見在而言之。非別有本然之性。見在之惡。卽是氣質之性也。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如此。此說誤認程子之意。不可不審。

題成齋先生書挂幅

是福島君所收。成齋西依先生真蹟也。憶昔仕榮藩。行役經京師。因獲訪先生於若州小濱。先生歡迎就坐。未及敘寒暄。指背後摺疊屏上自書唐詩曰。有一

新話。吾今年九十四。屢應請寫字。遂覺書法頗進。子以爲如何。其益壯乃爾。此幅則其六年前所書。豪放自如。無衰頹氣。無或也。已。文化丙子雜日。古賀撲題。

題韓人皮生帖

辛未津島受聘。余晤皮生。稱其書學董容臺。而能脫纖弱輕佻之習。皮方愧謝未了。製述書記等牆進。寫字官卑。逡巡避去。不復見矣。蓋彼中書法。從前爲松雪優孟。使人厭惡。辛未來者。正副使。則襲故態。而製述以下。則往往步趨玄宰。清國主多摸倣玄宰。韓業爲其屬國。納歲貢。字畫亦不免倣襲也。耶。江口生得



此卷。寄示索題言。前面楷書最可觀。後扣行草。則纖  
佻有習氣。前年拙評。爲得半而失半。是可笑也。其業  
墨池堂帖零本跋宋本五帖外復有六帖而後  
近歲墨刻。價值踴貴。矜佩之流。苦其難得。余濫竽教  
職。恩許購收市舶司西版書。故薄有藏帖。清暇臨  
做。僅存芟痂之僻嗜。而精亾者及不可復希。其寸進。  
今茲準例。購得墨池堂全帖。家儲素有松雪黃庭洛  
神等刻。乃墨池零本。至此成重複。因贈諸吉根二生。  
使其鬪取各半。資其進步。聊濡沫同好云爾。恨未能  
鼓髻躍鱗。相忘於江湖也。

題高德像

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措紳。而在武夫悍卒。不  
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  
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題長井浦記

備後州長井浦。有絲崎之勝。余往來鄉州。取路山陽  
屢矣。其行皆以事故。貪程冒進。或以夜過。則不知爲  
何地。雖以晝者。知爲絲崎。而不暇總玩。既而有辛未  
赴對島之役。則公程差緩。得總玩於此。乃知其勝冠  
於山陽。而恨未及考山經地志。然爾後與人談勝槩。



未嘗不首屈指絲崎也。藝藩湯淺子亭。得長井浦記一冊。寄示索題言。余閱其圖。及所考校。始知有御舟泊處。艦井陰火之奇。登於記乘。詠於國雅。歷歷可徵。因嘆向之屢過而危失。而未之盡。又喜得此冊。而聞其詳也。山海之勝。古顯而今晦。里人行旅。涉其地而不知。知而不玩。玩而不詳。若余者何限。大凡勝區。近畿易顯。遠地易晦。夫巍峨浩渺。終古如一。而顯晦則係乎時與地。使晦者顯。則存乎其人。此非當其時。居其地。搜訪而發揮之。則不能也。然則子亭之恐勝區之將湮晦。而求言於四方。而及余。亦安得而拒焉。

其題山水圖

余嗜山水之游。而足目竝有疾。疾與嗜。相爲敵讎。以至絕意登臨。於是不能不寄興於臥游。凡山水之圖。有模真景。有取意匠。所由來異。而供臥游則一。余業已不能涉勝區。則唯求其高闊幽邃者以自娛。不必問真景。與意匠如何也。況意匠未必不勝真景乎。拙手之真景。譬如清冽之源。而流乃污濁。非可濯湘。工手之意匠。譬如寓言之妙理。可以開悟襟靈。此幅南紀介石作。其僚藏之。菊池賢弟轉寄。索題言。繁日展玩。知其取意匠而工者。天機流動。風韻逸發。使人形



神條然。在嶺靄湖光之間。因念禮尚往來。今既享樂於此幅。不可以無謝之。於是乎標其首。拜書數語而還之。

題詩仙堂卷

詩仙堂詩畫成卷者一軸。藝戾誓御長澤宜喬所藏。寄示請題言。文山事蹟。世莫不聞。加以竹洞伊川題跋。劍駿之遇雷煥孫陽。藻鑑論定。無復容喙。是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已。以有斯請。何歟。宜喬之言曰。當時文山製三十六扁。揭諸壁上。更別裝此卷。以便檢閱。其後有故落吾手。而自敘中宦游西州云者。卽我藝

也。則藝人之獲此卷。最寶愛之。不爲無由。余昔游京師。詣詩仙堂。見山麓數椽。歸存二百年。其高風逸韻。能使後人保護修葺至此。爲之盤桓而不能去。今展此卷。有槩於懷。并以塞白。文化丙子季夏。

臨書松雪洛神賦跋

右松雪洛神賦。余爲筑後本莊生臨書。子昂仕元。而書畫妙絕。世之題其書畫者。往往詆其出處。殆無完膚。甚或并其蹟而唾棄之。書雖云心畫。亦一藝耳。故朱子做曹操。不以爲嫌。吾唯欲六法之佳。猶之室粟之來由。不必辨其出於伯夷盜跖。然後享之也。余家



藏法帖。晉唐以下名賢蹟。幾乎二百本。而摹刻竝不精。其可臨倣者。不過二三。子昂洛神。亦其一焉。故漫臨以應其請。子建感甄。亦獲罪名檢。則之筆之文。恐來議者之口。所以跋數語。若曰不然。則頃歲舶來。有人帖者。購求倣做可也。但謂六法何。丙子新秋。熟甚。窻下精里。撲并識。

墨本跋

此米萬鍾書也。當時稱北米南董。又以邢子愿配玄宰。而曰邢董。而米邢竝遜董。是帖米自書游龍背洞詩。而有跋語。蓋西商截本後首及跋。貼玄宰落款。以

求售。殊不思米雖不逮董。其蹟甚難得。物以少爲貴。則此反應邀厚酬。奸商恃人之眼中無珠。以真爲僞。枉取折閱。可笑也。是帖尾人所鐫。以餉土屋生者。因告生速報尾人。使其搜求完本。補刻之。不終爲姦商所謾。

題圖書編闕本

文化丙子陽月。購得是書。其第一至第十。及末尾卷皆闕。乃借尊經閣本。欲謄寫補完。而見所闕卷。係六經說及大極圖義之等。曼衍支離。無所發明。其談心性。大抵出於餘姚之陽儒陰佛。適足以燿亂後學耳。



目。未卷字解。亦見諸類書。豈可煩書胥而混架插哉。故不復補足云。

登阪周齋翁墓碣銘

余識周齋翁於其致仕後十餘年。見善啖健步。無衰懶氣。以文化乙亥三月二日沒於藩邸。葬銀臺興禪寺。享壽八十三。娶某氏。無子。以從子某爲後。某狀行實。來乞墓銘於余。翁年十八登仕。剔歷封內外職。凡五十二年。賞賚增秩數次。祿至二百石。班至番頭襟度瀟洒。善撫其下。皆懷恩意。請止其退休。因亦以此見褒。翁名秀雅。字顧育。氏登阪。法諡有樂周齋居士。

銘曰。

其所不屑。藥糜扶持。存心愛物。盡年熙熙。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丁丑彙

與野村君玉

昨游足爲復原遨頭。但廚饌過美。竟日而飯羹之設。至三次。陳器過八簋。費撓非小。使人踈踏耳。蕪作改定。清寫乞政。質無鹽矣。刻畫徒勞。朽木糞壤矣。彫巧益衆人目。奈何奈何。別揮深一首。塞押山請者。望侯便投寄爲禱。渠雖窘簿領。猶不忘懷風月。較可嘉尚。故應副云。便了殊桀驁。恐非子淵僮約所能鈐制。大抵府下頑習。如一邱貉。其出鄙境遐藩者。時有鈍朴未鑿混沌。君益謀諸福島郵吏。恐或可得走盤珠也。



千秋賴君墓碣銘

君諱惟完。字伯栗。一字千秋。姓賴氏。通稱彌太郎。其先備後三原人。至高祖道圓君。始徙藝州竹原。曾祖以下爲農。考亨翁君。娶道工氏。以延享丙寅六月晦。日生君。君夙慧。能作韻語。年十九。有疾。尋醫至大阪。遂以考命。畱求師友。寓江戶港。授徒爲生。阪有混沌社。君齡最少。而與敦槃之盟。是時得洛闈書而悅之。會尾藤二洲在阪。相得而講究。天明辛丑冬。藩辟爲儒員。時初府學。君定學制焉。癸卯秋。赴江戶。伴讀世子。嘗因見餅插麥莖。進言。穀民之天。不可供玩。其納

約類此。嘗上書言輔導之要。公覽書。方夜召君。世子與傳皆在焉。公呼君前曰。所陳可謂盡善。嗣後宜以此從事。世子已冠。學益進。博覽羣書。而其業一依君指導。伴讀凡十一年。藩制東役。歲受代。君拔例多在東。公老。世子襲封。然後東觀往來必扈。至甲子冬。告疾乃已。藩卸之。初學舍。自君發之。其規制如府學。至是作學統。稱其畧曰。或謂聖學之大。不可局一學。譬若武事。弓馬劍槍。數家竝行。何爲不可。曰。武事固數家。及整旅行師。其帥一而已。然後弓馬劍槍。可各奏功。苟有數將帥。一金一鼓。一前一卻。則一敗塗地耳。



豈能行師哉。若夫理民理兵。水利筭數。詞章訓詁。各有所長。是弓馬劍槍也。程朱之學。本於人倫。本末兼該。傳之無弊。而爲學之統。是將帥也。安得比而同之耶。此吾公之所以崇程朱而斥異學。誠使教者體之。學者奉之。則一道德。同風俗者。將於是乎在焉。蓋後此莫敢議更制云。初仕俸三十口。累增至三百石。初班近臣。累進至比徒軍將領。素以方正見憚。有一弄臣。常戲調諸臣。公曰。逢賴某。亦能如此耶。宴見。則呼以先生。弗名。自癸酉冬得疾。中使屢存問。遂不起。年七十一。實文化丙子二月十九日也。葬于城東南安

養院。君性格峻整。雖妻子。未嘗見其有情容。而恩義自能結於人。若藩邸教下小臣藤田雄佐。年七十五。聞君疾困。請急。走二千里。來侍湯藥。助羹飲。是也。君最重器祭。及疾篤。先考忌日。猶易服端坐。以竟祭。君有二弟。長惟強。字千齡。次惟柔。字千祺。千祺後君登仕五年。亦擢爲儒員。千齡隱於醫。考志也。兄弟自相爲師友。親愛篤至。當栗山二洲諸博士彙征。唱業於上游。而君與竹山拙齋諸子。聲氣相應。世人稍知向正學。庚申秋在東。奉大府之命。說書昌平學。及還賜物。壬戌東役亦如之。君詩文典雅。晚益嗜之。



良辰美景。命酒鬪韻。或杖策出游。必有篇詠。其書弱冠學陶齋。既而益工。自立一家。余嘗答韓客問我邦人書法。稱君爲當今第一。自信非過許也。君別號在阪曰春水。在江戶曰霞崖。其自警者曰拙巢。曰和亭。著有師友志。在津紀事。負劍錄。其他數種。所輯亦數種。皆藏于家。配飯岡氏。生三男一女。長男襄以疾廢。二男亦夭。養千齡之子元鼎爲子。亦先沒。有遺腹子。猶孩。襄之子元協。以嫡孫承祖。女適藩士進藤彥助。君沒之明年。其子弟合辭。寄狀來乞銘墓。君之交游。賢豪滿天下。此非不文。若余者所敢任。然余昔聽熒

餘姚。游京阪時。與諸子論學。不合。久之得舍。耶趨正。亦諸子之賜也。君諸子之一。而其契最舊。義不得辭。銘曰。

華國以文。罕敵其實。養正展效。有澤洋溢。循規蹈矩。妙及詞筆。衆言靡爽。稱贊難匹。舉大略細。視我銘述。



精里先生無著書其無著書也非無  
 著書也其立志高大踐履萬實加之  
 習學政教導生徒未遑暇著書也且  
 忘世之膚淺者輒著書災棗梓也嘗  
 曰所病於今人不喜讀書而喜著書雖  
 好名之弊所致抑亦不思之甚也哉身熟  
 斯言久因思儒之賤於天下而與鑿巫為

精里三集文彙卷五

精里先生無著書其無著書也非無  
 著書也其立志高大踐履萬實加之  
 習學政教導生徒未遑暇著書也且  
 忘世之膚淺者輒著書災棗梓也嘗  
 曰所病於今人不喜讀書而喜著書雖  
 好名之弊所致抑亦不思之甚也哉身熟  
 斯言久因思儒之賤於天下而與鑿巫為



鄰者源其所由来以其好空論而少成  
功慕虛名而後實行而著書之多宜  
判其優劣嗚呼儒之迂腐亦甚矣丁丑  
五月 先生溘焉捐館 歲 輩俛然如  
瞽之失相然人雖隔幽明其言猶新能  
崇奉其言則庶幾不失其道焉先是  
同葺君居喪也校 先生詩文上梓至小

祥而成是為初集二集抄今茲其三集  
者亦就緒財畢三年之喪而其全集刻  
成可謂能繼續矣世人輒寒酸視儒而  
同葺君傾囊竭儲不顧其後而所得如  
此者雖何庵君孝義之所致亦  
先生遺澤餘教之所逮非耶與世儒  
無行不能理其家身朝死而子暮盪



家資以供酒色之費者何其黑白判而膏  
壤懸哉傳曰身脩而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由是觀之則先生之德之文之經  
世可推而知也其既不遠著書而均後  
文之可傳於不朽者若干一  
整繡梓  
出其子弟思慕之不能已則其學識之  
正大高明不屑於名者亦可推而知也

又因是以於世之霄淺喜著書之為矣  
至其品藻詩文則世必有知音而能  
辨洋裁者非黃吻如哉者所敢也哉無  
似宜默而迄今免於罪戾者實賴  
先生耳提面命之力何莽君亦知哉如此  
使題三集後哉能敢不畏僭踰之謂  
然先生之德不可忘而樂附名於集



後於乎言

文政己卯五月 受業 吉田巖謹撰

巖

吉田

精里三集文集跋  
先君子遺文三集校讎卒業將  
上木季曄馳書求跋於燾燾及  
事先君子於藩乃自燦髮熟聞  
王父母君及先孺人之言先君  
子少壯時以武顯既而慨然有  
志於聖賢之學藩風右武文教  
未洽乃有學焉亦往往治護園

先君子遺文三集校讎卒業將  
上木季曄馳書求跋於燾燾及  
事先君子於藩乃自燦髮熟聞  
王父母君及先孺人之言先君  
子少壯時以武顯既而慨然有  
志於聖賢之學藩風右武文教  
未洽乃有學焉亦往往治護園



諸子之業至於唱宋學者則側  
目而視先君子初從事餘姚之  
學既悟其非專心乎紫陽庠桂  
急流挺然弗顧其初也抱英邁  
不羈之資將以經國事業自見  
而講學之久仁漸義摩圭角自  
磨和順克積然而深耻以世之

所謂文人儒生見稱每語人曰  
學也者將脩己而治人也何暇  
終身矻矻攻文字乎我及仕  
幕朝其持論亦猶在藩時也頗  
獨以餘事攻詩文而其所造詣  
自不可掩故以文辭稱先君子  
者固非知之者也而獨以經學



許之者亦非先君子之志也。燾嘗侍坐先君子，聞其論文曰：秦漢尚矣，學者當宗韓蘇諸家。其佗一筆勾之可也。然其富瞻談博朱明以下至本邦外國之文，往往窮覽弗遺。曰：文章不惑他歧，而后不可不博覽也。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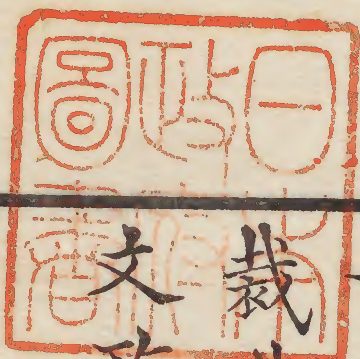
精密的確，則剖錙銖，辨淄澠，而無泛濫之失矣。其論詩則宗盛唐而雜以宋明，痛斥近時纖尖之習，曰：此非詩也，俳也。至其竒險橫出，追琢深至，使人目瞠口呿。其作詩文，不中意則屢作屢改，不遺餘力。日者季擘之編遺



集以其嘗自抄出者收之初集  
二集至於斯編則未必盡中意  
而其間異曲同工要有不在二  
集之下者是季曄之所以急上  
木而圖不朽不可以已也語曰  
他人譽之則為公其父譽之則  
為私乃燾於先君子亦何敢議

乎附之公論可也唯其所答季  
曄者亦安可以已則姑書其所  
聞見於家庭之間者而遺之庶  
乎季曄之與都下諸學士讀而  
裁其可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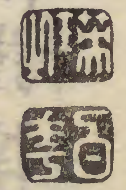
文政己卯夏五月 不肖燾謹撰





米里三身文集跋四

向陵賀瑛之書



文苑已中夏五民 不肖慕 其下否也 音李輶之與 隔下 諸學士 齋而 聞其 孫家 真三 間 春而 戲之 無 輶春 必安 何以 以 俱 故 書 其 西 事 謝 之 必 命 下 必 錄 其 西 春 春





